

花言峭语

电影《八仙!》上映之前,我有个担心,八个人的故事,如何撮合在一部电影里?要知道,1985年,香港无线的电视剧《八仙过海》是30集,2008年的《八仙全传》是40集,只有这样的篇幅,才能把八个人从凡人到神仙的故事讲得有头有尾,也由此带出芸芸众生的故事。一部140分钟的电影,如何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不显得仓促漂浮?

电影《八仙!》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完成得相当好,让我们这些在电影点映期间,就接收到无数人造的负面信息的观众,也不由心服口服。哪怕它依然有些瑕疵,故事里有些bug。

它是怎么做的?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吕洞宾和钟离权就已经以谪仙的身份出现了,在人间遭遇千年大劫的情况下,他们和逃难的人群去往蓬莱仙境,在那里过着悠游的日子,但人间大劫仍然像一根鱼刺,横亘在吕洞宾和钟离权的心里,他们要做的,是从仙境里的藏宝阁找到一盏神灯,恢复人间的秩序。于是,八仙的另外六仙,也因为各种因缘际会,出现在了这间小小的道观里,八个人自觉不自觉地,走上拯救苍生之路。

显然,它并没有从吕洞宾、钟离权,以及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果老这几个人的生平故事开始讲,而是采用了好莱坞电影

钱眼识人

或许,你已经听说过“奥德赛时间”这个网络流行语,大意是一个人困在某种情景里,进退两难,已无后路,但前方渺茫,好像在漂泊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现在做的事。何时才是个头?何时才能上岸?这个词几乎可以共情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学生、打工人、鸡娃父母、老人……或许你正打算从导演诺兰那里获得启发、答案,但早在19年前,也就是2009年,这种状态已经更直接的关键词,那就是首次在国内公映的经典电影《恐怖游轮》。是的,死去的记忆复活,循环再次启动。它根本不是什么冷门、小众的恐怖片,是实打实被一代人反复检验过的“硬核梦魇”,就像电影中的一幕,巨轮从迷雾中愕然出现,缓缓驶入镜面般的海域,硕大无朋,阳光直射,闪耀着令人无法直射的光芒它就是一代人的人生寓言,从消失的贴吧到还在使用的豆瓣小组,再到今天流行的赛博社区……只要是这一代人还在表达的平台,它都会神出鬼没地出现,成为大家分享解读心得的对象,而且随着一批又一批新入坑的观众加入,它在悬疑烧脑片单中就一再被加固金字塔尖的地位。

情人看剑

当一只白狐踏冰而来,一把女声柔柔说道,“你认识我时,我是何种模样?”此时王祖贤出现了,字幕标注的却是,“演员:王祖贤(AI)”。万万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她的新角色——原来是她把自己巅峰时期的肖像权授权给某款游戏,由AI技术生成短片及数字NPC。有那么一刻,觉得有些恍惚,因为此时此刻,这个世界同时出现了两个王祖贤。

一个王祖贤,在异国他乡经营艾灸馆,在网络上与影迷频繁互动,另一个王祖贤,极具赛博朋克色彩,借AI再现盛世美颜,一时轻抚琴弦,衣袂飘然,一时西湖渡情,水漫金山。两个王祖贤,仙凡有别,各自安好,互不干扰,可以说,这不仅是数字时代的一件新事,在产业层面有着前瞻性的先行者意味,也更是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过去的数字偶像,无论是奥黛丽·赫本的AI广告,还是虚拟的邓丽君与周杰伦同台对唱,本质

八仙的故事如何讲出新意

《十一罗汉》《十二罗汉》《惊天魔盗团》《偷天换日》《神偷联盟》《虎胆龙威》的侠盗天团模式作为外壳,包装了原有的道教神仙故事。在此基础上,它引入了中国神话传说里的许多经典人物经典故事,也从当下的网文和影视故事里广采博览,集合了许多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故事桥段和人物设定。

吕洞宾和钟离权的形象设定和命运走向,看多了网文的人,一定觉得眼熟,至于蓬莱仙境,看起来像“反乌托邦”电影里的人造天堂,韩湘子的沙盘分明就是一台电脑,众人耳朵里的接收器,分明就是无线耳机,他们行动的方式,则汇集了无数的侠盗电影桥段。而杨戬收纳神灯盒子,分明就是克里夫·巴克《养鬼吃人》(《Hellraiser》)系列里的那个魔方盒子,夺灵收魂后,众生的灵魂向着天上升去的场景,让很多人想起《小丑回魂》。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迷影电影,但如此之多的迷影因素汇集在这个故事里,经过打碎,搅拌,提取其中的要素,萃取其中的情绪,反而制造出一个全新的故事。

最有趣的是,它显然已经深入了解了当下高票房影视剧的成功心得,那就是要立足现实,映射现实生活,转化时代情绪。八仙故事,本来就是仙凡之间的故事,更是凡人帮助凡人,由此获得

循环人生

故事的起点,很多人都知道是一个叫杰丝的母亲带着孤独症的儿子开车赴约出了车祸,因为不肯跟死神走,与死神对赌,企图依靠循环不断返回岸上,一次又一次再见思念的儿子,在游轮上她能返回岸上的唯一的条件,就是杀死所有人也包括“自己”,真正引爆循环的是一个母亲的心。故事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在无尽的痛苦回忆中挽回TA的失去。导演史密斯非常痴迷1980年《闪灵》的设定,因此在游轮上他将走廊门牌号故意设置为237,这个237也是杰丝日常生活的住宅门牌号,而更令人倒抽一口凉气的是,237不就是电影《闪灵》里出现的房间号,而《闪灵》中,一切都是作家杰克抑郁情绪爆发出的幻觉梦魇,不难得出结论,根本没有所谓的死神,根本没有什么风神号,所有的循环全部塞进了车祸发生后,在意识即将消逝前那0.01秒的瞬间,还记得她跟儿子说过的话,这一切都是噩梦,是不存在的。

“风神号”还真的与“奥德赛”有关系。在《荷马史诗》里,风神曾将所有风装入一个袋子交给英雄奥德修斯,帮助他返乡。由于船员误以为袋

两个王祖贤

上还是一种数字还魂,逝者的物理肉身业已消亡,通过数字复活,应和大众的集体怀旧情绪。当然也有很多明星去世后,其家人拒绝以这种方式“复活”,这也能理解。王祖贤的AI授权则不同,她不仅活得好好的,而且让渡出一个数字替身,这实在妙不可言。

都说我们可能正在经历最后一批真人明星,这也能从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的论断里得以印证:在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中,“拟像”将不可避免地谋杀并取代“真实”,大众将沉溺于数字幻象,而真实将被放逐。不过,“两个王祖贤同时存在于世”,倒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拟像不仅没有谋杀真实,反而成了保护与成全真实的一种手段。虚拟的王祖贤由她本人盖戳,可以代她继续服役,大众不用再对她的老去指指点了,在AI世界里的她,可以永远不老,继续满足粉丝的仰望。而真实版的她,终于可以松下一口气,素面朝

天,坦然老去。眼下这个局面,也非得由王祖贤来示范不可,说起来很有宿命意味:在那个AI短片里,最小倩与白蛇先后亮相,这是王祖贤最为经典的银幕角色。最小倩是女鬼,底色却是一个受尽苦难的女性,如果换到当下情境中,既可以是一个数字幽魂,也可以是另一个成功转世为人的普

仙界门票的故事,更是芸芸众生如何获得慰藉,如何在这热辣滚烫却也残酷多变的世界里,从容生活下去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在当下,可以指涉很多现实事件,也可以通向很多现实关系。故事里的千年大劫,神仙大会,众神仙和凡人的关系,凡人对“有求必应”的渴望,以及杨戬对凡人的态度,红土鸭所形成的共同体象征,等等,几乎都让人产生联想。但它点到为止,让你刚刚被打动,或者轻轻被冒犯,就已经款款收住。

而编剧兼导演年正洋,之前只拍过几部短片,并参与过《深海》的创作,《八仙!》是他的大电影首座,竟然如此的成熟老练,完成度如此之高,的确让人叹服。事实上,这七八年时间里,我们一边看着网上众人对国产电影的恶评,并且看着电影票房颤颤巍巍时高时低,另一边,却又看到许多在日渐成熟的电影工业系统帮助下,一出手就拍出不凡作品的年轻导演,只能说,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迎来了电影工业的爆发。这种爆发会有什么

样的结果,只能等将来再看。

韩松落 作家

中藏有财宝,私自将其打开,狂风被释放出来,船只因此偏离航线,被迫再次开始漫长而痛苦的漂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上苍神灵或者宿命本来希望人毫无知觉地顺从安排,就不再感受到痛苦。但是我们是人啊,会有向往欢愉的贪婪,会渴望得到更好的人或者东西,所以船员打开袋子,杰丝一心一意想美美地赴约,哪怕只是短暂逃离半日,更有甚者,车祸后的杰丝不甘心转身离去,她想回去对儿子说,妈妈不该发火……在神灵这一端,凡人不听话,是欺瞒更是忤逆。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所有伟大的神话史诗都起源于“反叛的觉悟”,人之所以为人不就是希望自己选一回,无论对错。回到现实世界,或许我们都觉得自己登上了“恐怖游轮”,当我们已经洞察到有不同版本的自己在裂变,在斗争,在行动,那么没什么恐怖的,在循环中一定会更加清醒,强大,真正恐怖的其实是很多人从来没有机会真正看到这一切的真相。

钱德勒 媒体人

通女人。电影《青蛇》里的白素贞,也同样经历了妖与人两重身份的拉锯撕扯。灵与肉如此切割与共存,竟像是提前预示了王祖贤当下的选择,鬼魅狐妖的形象,港片再也安置不下,不如留给AI世界,生老病死的哀与乐,则留给现实人间,还可以继续吟唱那首曲子,“人生如此,浮生如斯”。

看过AI短片的人,大多觉得还是片中饰演最小倩与白蛇的王祖贤最传神,几乎是完全还原,而新的狐妖角色却很像网红脸,在似像非像之间。这说明目前的AI技术极会临摹,一到创新,还是有些捉襟见肘。不过重点更在于,王祖贤这次的举动,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当未来技术彻底重塑人类社会时,能不能像她那样自由地实现——虚拟的归虚拟,肉身的归肉身。

“红尘走过,我还是我。”片中旁白最后如此说。现在再看这话,别有意味。最小倩还是最小倩,白素贞还是白素贞,不过是换了时空,而王祖贤自己,此刻也已跨过肉身与镜像共生共存的重要一步。

长风新 媒体人

早闻狄声

“听劝”
治标难治本

《这一秒过火》的片头风波,极具讽刺意味:在过于粗糙生硬的AI片头招致批评后,剧组立刻道歉,连夜重制真人实拍片头,承认“始料未及”,俨然是一副从善如流的“听劝”模样。

可那又如何?《这一秒过火》的口碑崩塌,哪里只是因为一段AI片头。

回头看,这部改编自匪我思存《如果这一秒,我没遇见你》的民国剧集,几乎是近些年所有被验证过的“流量密码”逐一打卡:要大IP,于是搬来匪我思存的经典之作;要俊男美女,于是张凌赫、王楚然搭档,拍摄期间的路透已然吊足胃口;要短剧式恨海情天,于是叔嫂禁忌、假死重逢、灭门复仇一股脑加塞;要金句堆砌,“她活了我疯了”之类的台词层出不穷;要动人旋律,哀伤情歌不分场合地累加;还要男女主双强,于是生搬硬套的复仇也来了。

每一个零件单独看,似乎都能找到某类成功模板的影子。但强行拼接在一起,得到的结果就是那句“取短剧之短,舍长剧之长”。甚至这份评价,对一些精品短剧而言都并不公平:当精品短剧开始认认真真打磨人物、还原真实场景,《这一秒过火》反而用重度柔光滤镜、大头怼脸镜头和影楼风的打光,提前丢掉了

对审美的坚守。问题的根源,大概在于《这一秒过火》的改编,从一开始就没有人物,空有人设。长剧的魅力,恰恰在于它以耐心给予角色空间,长出真实的血肉。而《这一秒过火》的创作路径则完全相反:先锁定冲突,再倒推对白,最后用演员的信念感去填补逻辑漏洞。于是,男女主角们在柔光滤镜里爱得死去活来,说的是让人脚趾抠地的台词,谈不上塑造人物,更像是在过家家。

剧方的致歉声明里说,“观众的感受才是最终的标准,大家的建议和批评,对我们来说都弥足珍贵”。这话在理,但对一部千疮百孔的作品而言,也像是笑话。观众可以建议换掉AI片头,却没法让角色从贫瘠的剧本里生长出来;观众可以要求调整滤镜,却不可能黏合支离破碎的故事。真正的创作,并非单纯的“观众说了算”,而是每一步都扎扎实实,讲逻辑、守品质。

《这一秒过火》将“听劝”当成方法论,本质上不过是另一种投机心态:没有打磨剧本、雕琢人物的心思,反而把力气都用于迎合——从IP选择到演员搭配,从剧情设定到镜头语言,每一步似乎都为

了取悦市场,每一步却都在丢失创作的尊严。从来没有人认真地问过:所谓的“两姓弄子”是怎样想当然的设定?“白月光假死”能不能拍得更逼真一些?男女主角究竟是谁?性格如何?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爱,这样恨?

换掉一个片头容易,改掉骨子里的敷衍太难。把“观众的感受”当挡箭牌,掩盖的是自身的羸弱:没有人物,没有因果,没有一切合情合理的现实根基。这样的作品,即便换上一百个精致的片头,也救不了那颗空荡荡的心。

常欣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